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4-15

齐鲁晚报

2022年12月7日

星期三

思 / 想 / 光 / 华

文 / 字 / 魅 / 力

□美编：  
孔昕  
颜莉

【在人间】

## 柿子树和南瓜

□耿艳菊

镇上老院堂屋窗前有一棵老柿子树，一说起来，我的内心就泛起温暖，就像想起老家一位亲切慈爱的亲人。它承载着几代人的光阴，在我们小辈人的眼中，那是家族里的老古董。

孩子们一个个翅膀硬了，飞出了小镇，当初哪一个没有在柿子树下玩耍，哪一个没有品尝过甜蜜的柿子？这是奶奶想念我们时常常唠叨的碎碎念。唠叨归唠叨，我们真要留在小镇，奶奶又要生气，骂我们没出息、眼光短浅。在时光无情的流逝里，她总是矛盾的，一边希冀她的子孙后代都志在远方，一边又期待着儿孙绕膝的人间欢乐。

奶奶是个爱热闹的人，晚年却是在孤独中度过的。孙子孙女一大群，但在她人生的尽头，护卫她的只有老柿子树。

奶奶说，老柿子树是她婆婆也就是我们的太奶奶栽下的，当初她嫁给太爷爷时，娘家穷，没有陪嫁，太奶奶就刨走了菜园里的柿子树。那时候，它尚是一手能握住的小树苗。

寒暑往来，数番风雨，历经几代人的岁月，几次翻盖房屋，柿子树却一直留存下来。起初是土房子，窄而暗，随着建房材料越来越好，房间的空间却并没有显得多宽敞，因为每一次建新房，首先考虑的是柿子树，即便窄小的房子在整个小镇显得寒酸滑稽，也要给柿子树多留一些空间。

柿子树就这样被保留下来。仿佛懂得我们家的这份善良和呵护，它一年比一年粗壮繁茂，用它的方式尽力回报着。

柿子树的浓荫占了大半个院子，数不清的大叶片青翠欲滴。那种青，我小时候就好奇，问过好多人，不知该如何形容它。后来我看到92岁的老姑奶奶戴了一辈子的青玉镯，莹润里带着神秘的灵气，我豁然开朗，就是这种灵气，让它青得有了灵魂。

奶奶坐在柿子树下，安稳地过着她的日月。她戴着老花镜，专注地缝一件衣裳、择一篮青菜，或者什么都不做，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盯着一片柿子叶，或一只驮着馒头屑的蚂蚁，或一缕跳舞的阳光，一盯就是好久。

性格爽朗的奶奶内心深处也有一片孤独的地方，亲情的距离那么近，又那么远，我们谁都走不进去。尤其是当她一日日老去，那片孤独的地方无声地向四面八方延伸着，以至于我们一时没有理解她晚年生活里的那些倔强和执拗。直到她永远地离开了，我才了悟，那何尝不是她抵抗孤独的方式？

奶奶的腰早早就弯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她腰背挺直走路的样子。她总是顶着靛蓝的老式毛巾，迈着曾经被裹得变了形的小脚，风风火火地伺候着一大家子的吃喝。我们一群小孩子围着她，鸡鸭猫狗更腻乎她，她端着大食盆站在中央，那一院子的热闹，锣鼓铿锵，堪比戏台。

高高低低的小孩子树苗一样长起来，各自有了精彩的世界。奶奶落寞和孤独的版图就是从这时开始蔓延的。她一个人坐在柿子树下，喃喃自语着。柿子树越发繁茂，越发显得她瘦弱苍老。奶奶的小脚再也没力气向前迈了，只能挪，从灶房到堂屋，扶着墙，一点点挪。这样艰难，她却依旧执拗地要留在老院里。小叔和堂弟开了三天三夜的车，想接她去城里安享晚年，她罗列出一大堆理由拒绝，能言善辩的小叔没能动摇她的固执。

我们家早搬到了县城，离小镇几十公里，比去小叔家方便多了。我爸妈邀请奶奶去县城住，也打动不了她，理由只有一个：你们家没有老柿子树。我爸爸说，小区里有一排柿子树呢，气势得很。奶奶怼道：不是我家这一棵。我爸爸急了，发火，不管用，奶奶火气更大，拐杖扔过去，我爸爸愤怒的脸马上阳光灿烂。

大姑姑离得最近，她在镇上的小学教书。奶奶腿脚不便后，一次也没去过镇中心的大姑姑家。她老观念深重，女儿家到底隔着一层。大姑姑知道奶奶的倔强，只好两边勤跑着。

一天当中，奶奶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老柿子树下度过的。老柿子树斜对着院子大门口，她就禅定一般坐着，等待亲人推开那扇斑驳的陈年木

门。当我们风尘仆仆推开老院的门，迎接我们的一定是老柿子树下奶奶激动的笑脸。她颤颤巍巍地站着，奋力把弯着的腰伸直一些，双手向前，手掌向上，仿佛是要把全世界的美好都送给我们。多年来，她一直以这样的仪式迎接归家的游子。

奶奶的固执还体现在这样无目标的等待中，她根本不知道谁会在哪一天回来，即便是雨天，她也要坐在老柿子树下等，仿佛等待就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。

期待大半年，欢聚的日子眨眼即逝。我轻轻关上老院斑驳老旧的木门，又从门的缝隙里伸进手，把挡门的长条凳拉正，挡好。做这些的时候，我始终低着头。奶奶正坐在老柿子树下笑盈盈地看着我，我不敢向她道别，不敢看她苍老的眼睛。

关好门的那一刻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好像我把奶奶抛弃在无尽的黑暗里了。我知道我那些表姐妹、堂兄弟很快会来看她，如同我一样，把这个世界上的光亮带来，转眼又把光亮带走。我不敢想象她在无尽的黑暗里有着怎样的心灵挣扎。身体早已挣扎不过时间，苍老得只能任时间摆布。

大姑姑说，奶奶迷了。迷的意思就是糊涂了，谁都不认识，只认识老柿子树，天天和老柿子树说话。邻居们害怕，有的绕着老院走。我们心里却汹涌着一条悲伤的大河。

黑暗里的奶奶比谁都清醒，她太孤独了，而我们这些子孙甚至比不上一棵柿子树给她的陪伴。身不由己，是岁月长河里子孙们捧出来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，一代一代不都是这样吗？人从一开始就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的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地去粉饰、去挣扎，最终还是要走向孤独。

如今，老柿子树下再也没有那个时刻准备迎接游子归家的身影了，奶奶走完了在人世的九十年光阴，我情愿相信她找到了人世孤独的出口。

每年深秋时节，我们依旧会舟车劳顿、风尘仆仆地赶回老院，这似乎成了一种无言的约定。平常大家很少联系，只有这时候，在各地为生活忙碌的我们才感受到人世间的一份亲情。

有一年，柿子树的枝干蹭到了房顶，那时候，正好我们从四面八方的城市回小镇相聚。大家围着柿子树看了半天，又蹬着梯子爬到房顶，犹豫，终是怕蹭坏了房顶，于是一商量，就找人把柿子树的枝干都锯了，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桩。幽静的老院一下子变得明晃晃的，十分亮堂宽敞，我们心里却不是滋味，空落落的，失去了主心骨一般。

过了一年，我们再回老院相聚，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一推开门，像回到了从前的样子，是那最亲切的场景——如青玉一样的大柿子叶密集错落，遮盖着大半个院落，叶子间挂着一团团数不清的青绿橙红。老柿子树的根系在，就锯不掉蓬勃的生命，树桩上慢慢长出了五六根枝干，不仔细看，俨然就是从前的模样。更神奇的是一团团的青绿橙红，小的是柿子，大的是南瓜。老院里从来没有种过南瓜，这南瓜怎么来的呢？大家的目光都盯着大姑姑，肯定是我种的。大姑姑却摇摇头。那就是鸟雀衔来的南瓜子，或是风吹来的？大家猜测着。

南瓜的藤蔓缠绕着柿子树的枝干，南瓜就像从柿子树上长出来的一样。我静静地凝视着南瓜，仿佛看到了奶奶温暖的笑脸。我知道南瓜是奶奶最喜欢的食，她却很少吃，院子里也从来不种。我失恋那年躲在奶奶的小院里，万念俱灰，奶奶曾对我说，这个世上，你所喜欢的人或物，未必拥有才是最好的安排，默默藏在心里也挺好。

奶奶的话一点不深奥，我那时以为自己明白了，其实根本不懂。

南瓜甜蜜、明亮、温暖，老柿子树上的柿子也有这些美好，甜蜜、明亮、温暖，但甜蜜里有苦涩，更像人生，苦涩是铺排好的背景，即便是品尝着最醇厚的甜蜜，苦依然是底子。可是，甜却是人生的希望，永远是主角。

我现在懂得了孤独生活在老院里的奶奶，她的心是不孤独的。一片柿子叶、一只蚂蚁、一缕阳光，都被她珍惜过、善待过，她心灵的疆土雍容而广阔。反而是我，走在城市的喧闹里，到处是拥挤的人群，陌生疲惫的河流暗涌中，陡生孤寂之感。

【有所思】

## 第一场雪的约定

□肖春荣

在东北，10月份就已经和严寒挂钩了。当山海关以南的人还在纠结要不要穿秋裤时，我们已经棉衣加身、火炕一天烧“三顿”了。我小时候，在乡间，夏天为了去除炕上的潮气，要在每天早上做饭时烧一次炕。进了10月，天气渐冷，做午饭和晚饭时也要烧火炕。有时赶上雪天，气温骤降，还需将屋里的火炉生着。旧时，物资匮乏，农村人烧不起煤，都烧玉米核取暖。

我小时候就盼着深秋的第一场雪，因为下了雪，父亲便会领着我们去屯子里的徐二爷家过头雪天。徐二爷会在这天将屋里的火炉生着，炕也烧得热热的，他老早就站在大门口等我们去呢。

父亲从家里带一瓶酒，到肉铺割半斤五花肉，到了徐二爷家，让徐二爷放点豆角、土豆、粉条，和五花肉一起炖上一锅，别提多香了。

小孩子吃饭快，吃完饭，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便围坐在火炉旁，用烧红的炉盖烤地瓜片和花生吃。父亲和徐二爷一边喝酒一边聊天。徐二爷祖籍山东，也是闯关东来到东北的，打我记事起，他就是一个人生活。逢年过节，父亲常请徐二爷到我们家吃饭，唯独下第一场大雪时，父亲要去徐二爷家喝酒。

徐二爷比父亲大三十多岁，但他们俩非常谈得来，属于忘年交。徐二爷说起自己的往事，父亲听得津津有味，虽然连我都听过好几次了。特别是徐二爷喝了一壶酒后说的那些车轱辘话，我都快背过了，但父亲还像第一次听一样新鲜。徐二爷见父亲喜欢听，讲得更卖力了。父亲和徐二爷一边喝酒一边聊，能聊一个晚上，我的瞌睡劲儿上来了，他俩还没聊完呢。

我和弟弟困得实在受不了，便在徐二爷家睡觉，大哥、大姐、妹妹啥时候走的，我都不知道，至于父亲几点走的我更不晓得了。第二天一觉醒来，屋里还热腾腾的，在徐二爷家睡觉可比在我们家睡觉暖和多了。

父亲说，那是徐二爷怕我俩冷，一夜未敢睡着，不停地往火炉里加玉米核，烧了整整一箩筐。我和弟弟在徐二爷家睡觉，太费玉米核不说，还影响徐二爷休息，打那以后，我们俩再也不敢在他家睡觉了。但每年秋天飘第一场雪时，徐二爷总会邀父亲去他家喝酒，特意嘱咐我和弟弟一定也要去，还说让我俩晚上还是留宿他家。

打那以后，秋天的第一个下雪天去徐二爷家住，成了我和弟弟的特定“节日”。徐二爷家不仅有暖房，他还会给我们准备很多好吃的。

我10岁那年，徐二爷去世了，从此，秋天的第一个下雪天，再也没有那么暖的房子，再也没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再也没有边听父亲和徐二爷聊天边打瞌睡的乐趣，这一天也变得稀松平常。我问父亲，为何徐二爷一走，也把第一场雪的节日带走了？父亲说，因为这个节日就是为徐二爷制定的。他一个孤寡老人，一个人住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，秋天的第一场雪，是严寒的第一站，人们对突如其来的寒冷还有些不习惯，我们去他家做客，他才有心情把屋子里的火炕、火炉烧得暖暖的。第一个下雪天暖和了，以后的风雪天就好过了。

想起白居易的诗：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在风雪飘飞的傍晚邀请朋友来家喝酒，共叙衷肠，借此驱赶孤居的冷寂凄凉，父亲懂得徐二爷的心思，便有了深秋头场雪的约定。